東嘉錄

東嘉錄卷之八

名儒

葉文定 水心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傳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皆以為當乘其機當

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煦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棄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

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治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頞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憮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

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
時稱得人
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
疏爭曰栗劾熹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遂忘其欺矣
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
小人殘害忠良率有借名或以為好者或以為立異
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
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
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
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類䟽入不報

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巨細皆廢不行適見上為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不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西詣重華宮都人懽忭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

選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亦告使臣下輕語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許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語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閔禮以内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禫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

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欲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及汝愚貶之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

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鎖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

舉海内知名士寵貶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又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侂胄將啓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

之所不敢此至危至險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守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也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脩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

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

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刼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夫

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
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刼敵營得其俘
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
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
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
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
如歸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
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内依山水險要為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
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仄安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砦焚粮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

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並儒林傳）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為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答葉正則書 見晦菴文集）

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四十五卷

葉適名臣事纂九卷

葉適文集二十八卷（並藝文志）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陳氏曰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稾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見文獻通考

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見道園學古錄

戴文端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

少有文名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
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監司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叅議軍事
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

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謚文端並儒林傳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見朱子語錄

戴溪易總說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戴溪續讀詩記三卷

戴溪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戴溪春秋講義四卷

戴溪石鼓答問三卷

戴溪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戴溪歷代將鑑博議十卷並藝文志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見文獻通考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菴亦稱其近道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張淳字忠甫宋嘉人見郡志

忠甫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絶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沉沉偉然丈夫也年方少連丑試禮部不中盖晚而學詩書講誦數年旣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爲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

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毋夫人黃氏之喪自飯含至于旣空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旣祥凡所以哀慟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見止齋文集

忠甫與其交薛士龍鄭景望齊名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爲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人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失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不謂之賢歟止齋文集

張淳儀禮識誤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儒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見文獻通考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太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

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至於天子者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審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並文獻通考

陳説書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見郡志

陳少南某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疎却無而今許多纎曲賀孫問少南雖是疎到在講筵語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見朱子語録

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爲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説爲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朱子語録

陳鵬飛書解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紹興時大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士書解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馬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輙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知此而望其振國威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見文獻通考

陳氏詩解二十卷晁氏曰陳少南撰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並文獻通攷

薛恭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見宋史本傳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自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

夵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説上默然復數日宰執
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
對也
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
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
時傳金使入界使名夵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
之禮金人嘗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秖以
重其玩侮翌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
初求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
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石故事躔度少差預圖

消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
除兵部尚書安撫使叔似方乞然降官會分撥綱運
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
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
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
象數之學有稾二十卷 並宋史本傳
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之事累之 史論

林婺州

林拱辰字岩起初名一鳴平陽人 見郡志

淳熙戊戌武舉轉文歷太府丞借工部尚書通金國
謝使除戶部郎淮西安撫直實謨閣淮東運判兼提
舉知揚州後知婺州廣東經畧安撫立朝剛介不附
史韓有春秋傳刊于婺州郡志
林拱長春秋傳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潮州

徐定字德操永嘉人見郡志
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宣州妖民胡本匠誘聚數千
人守適去盜縛一巡檢貫其耳以狗人心胥恐漕司
俾定攝州事定馳入境令曰汝等苦不飽爾能自首

亡罪衆咸從令胡木匠亡命遂遁州境遂安擢守潮州卒郡志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陳氏曰知潮州徐某德操撰水心序畧曰賤傳之學惟春秋爲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受覇者之權彼與

此尊錄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
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於義例名分字
别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
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疑歟
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
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
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
未敢從也邇見文獻攷

葉先生

葉仲堪覬郡

葉仲堪六經圖七卷 見宋史藝文志

六經圖七卷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十

名儒

朱先生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見郡志）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脩謝客深居而士益附（見止齋文集）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隋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

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耻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聞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受理無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羣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特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

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見文獻通攷

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克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然則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見水心文集

朱黼紀年備遺正統論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教授

徐元德永嘉人見八閩通志

淳熙末福建軍學教授嘗闢講堂之東翔李忠定祠祀文公為記雅稱重之見八閩通志

朱子語録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説見文獻通攷

陳傅良徐元德撰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巻見玉海

王東巖

王與之字次點樂清人見郡志從松溪陳氏學盡傳六典要旨遂著訂議八十巻郡守趙汝騰進之朝云與之踐履無玷守節不渝皓首

著書真經明行修之士其書精粹可裨聖明之治遂
授賓州文學
知縣鄭滁孫建宗晦書院行鄉飲酒禮以　祖與
東巖王公為大賓（並郡志）
王與之周禮訂議八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王與之祭鼎儀範六卷（藝文志）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治周禮註疏王東巖訂義
凡二家（見吳草廬文集）
錢少卿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見郡志）

篤學明經為儒林巨擘

以兩優釋褐授職官其後把麾持節皆以循良介特

著稱擢宗正少卿並郡志

祖泰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覿其行祖泰傳

錢文子白石詩傳一十卷又詩訓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錢文子論語傳贊二十卷

錢文子孟子傳贊十四卷

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並藝文志

錢文子兩漢志一卷又漢唐事要二十卷見玉海

白石　傳二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見文獻通攷

姜教授

姜得平永嘉人見郡志

姜得平論語本旨一卷論語指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姜得平詩書遺意一卷藝文志

論語本旨一卷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見文獻通攷

陳教授

陳季雅字彥群永嘉人見郡志

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與人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季雅髙等讀其書遒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歎駭中淳熙第又中為隆興府教授轉漳州教授未上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遍學鉤得其要年四十五卒有兩漢博義等書葉水心銘墓郡志

陳季雅兩漢博義十四卷見宋史藝文志

兩漢博義十四卷陳季雅所撰閎涉尤大見文獻通攷

黃先生

黃仲炎永嘉人見郡志

春秋通說十三卷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于朝見文獻通攷

黃仲炎春秋通說一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呂先生

永嘉呂氏大圭樸卿見春秋大全

薛先生

薛據字叔容平陽人見平陽州志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

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攄實猶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見林霽山文集

其子叔容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跡為来微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乙覽

藏之秘府以詔厥來

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並齋文集）

弱冠名譽已彰諸老爭相延致嘗采諸子百家裨官緒紀之書輯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摭古今輔相經畧開濟之學稡為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既成中書舍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略云藩垣置筆葉（華）皓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次可賓崇文之蔵貯其為時賢賞激如此（覲郡志）

章清所

章仕堯字時雍號清所平陽人見郡志通經史深入四書闡奥研精覃思章分句析發明傳意釋然通暢嘗曰時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於學術之醇疵識者以爲名言彭庭堅蔣允文趙次誠等皆其弟子至今言義理之學必稱仕堯云郡志

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

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見中庸大全）

史先生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見郡志）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書深得朱子之旨時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學者傳誦焉（見郡志）文璣之學出於永嘉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見胡祭酒文集）

四書管窺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塗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疎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辯詳

以容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
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聞見而層
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岐愈多而
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
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志於學篤信
堅守朱子之説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
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
旁通曲暢著于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
也已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
管窺之作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

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於道也庶幾矣見陳子上存藁

徐教授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為橫陽人見胡祭酒文集

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永嘉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

敬也
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
為得師
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
來覈其事衆壓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生獨
奮然抗説具城顛末及潮未嘗為患辯甚力其役遂
寢民頼以不勞
處有寇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
除之檄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
曰民愚出廹脅一時詿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

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衆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先生言全活者甚衆

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赴天官得致事郡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十有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藥物越十有三日卒

先生敦行孝弟待毋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鄙夫儒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

文藁若干卷藏于家亞胡奈酒文集

張學正

永嘉張謙見易本義集說

吾友同郡張先生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翦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文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荅亹亹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著述予未及盡見爾見徐横陽文集

朱學正

朱謚字思寧永嘉人見府志

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行誼修飭鄉邦
式之有四書述義正蒙述解刻梓郡齋

庸言集周易啓蒙解太極圖西銘解述義朱謚撰並府
志

朱子解太極圖說西銘廬陵黃瑞節附錄永嘉朱謚
述義見太極圖說西銘解

東嘉錄卷之十一

後學王朝佺編

名臣

王忠文 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清人 宋史本傳 穎悟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 本傳 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

陛下懲已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頃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効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

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

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 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
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内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如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令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師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令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椢爲終

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
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詐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
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
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
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
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
將帥剥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李結怨百姓
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父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
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

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及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太上者今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若舜之協堯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遷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人主有天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

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義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得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殺

涜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爲孝一也靖康之
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
臣奏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
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比因亟召語及廢寢聖容惻
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眞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
心柰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頤戒在位者去附和之
私心賛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論史浩八罪曰懷姦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
訕上上爲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
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

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忠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十朋拜疏其罪皆罷去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讎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盍當內脩俟時而動陛下恢復

志立固不以一切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汝既待
罪臣其尚可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
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
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
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卑
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
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
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虧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
往擲不聽即請祠去
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條屬問有不善反覆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穉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久旱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歿而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開詩開禮皆篤學自立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並本傳

十朋歷詆姦倖直言無隱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史論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見合璧事類

與王龜齡書曰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閑天下之士有声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焉以不得見

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
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
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
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
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
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
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當是時聽於士大夫
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女婦兒童
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
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

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倡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胷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兒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日前日夫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于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

閑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閑交游適以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臧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有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

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諸明体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右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猶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

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累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動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見巘菴文集）

代序梅溪文集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咀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

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
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
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其所立亦異然求其心
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
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
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
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數高
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
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
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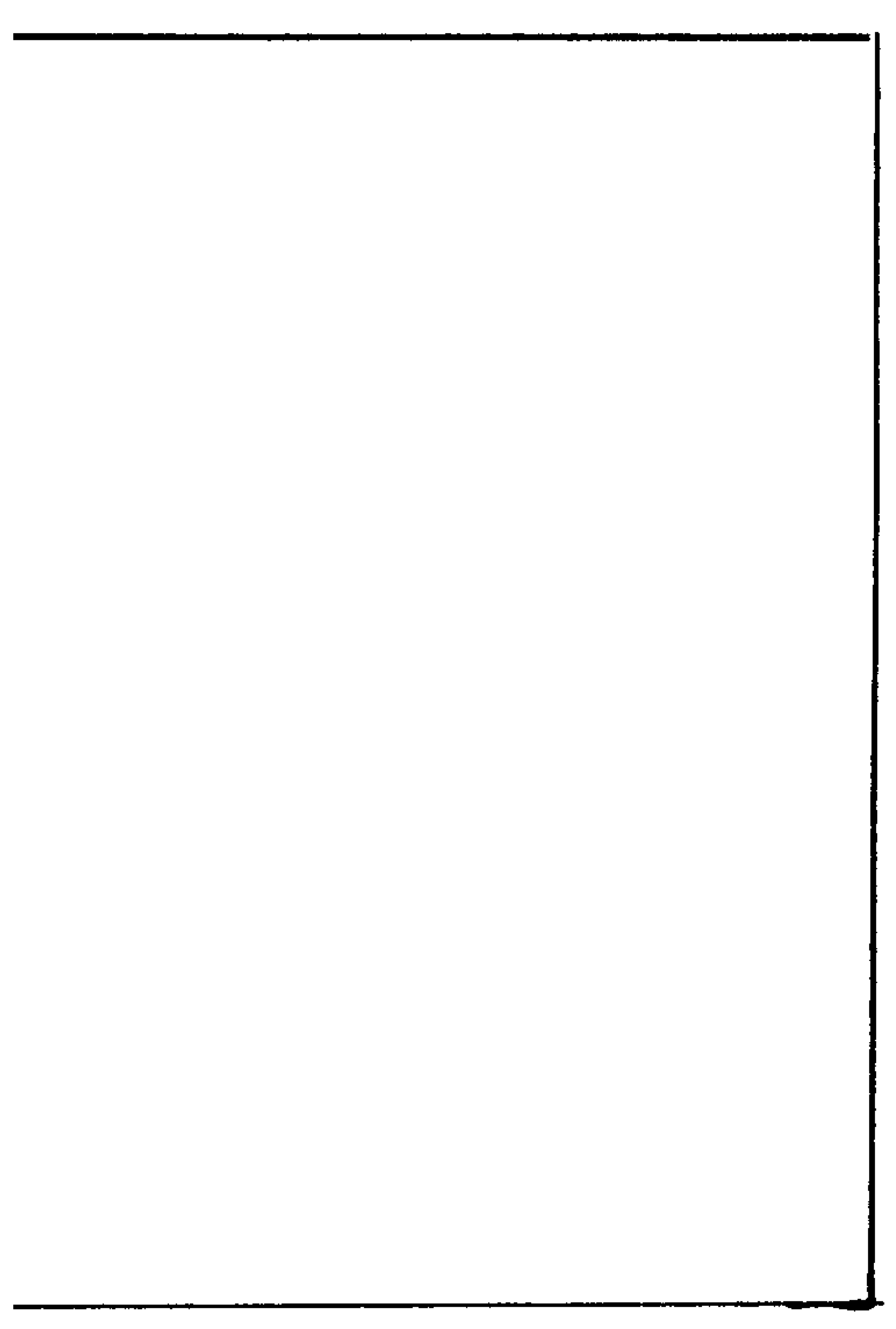
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疆土必雪讐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橅宏闊骨骼開報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忠孝仁義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傚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污也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予獨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凛凛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晦菴文集

公作令人壙誌曰令人姓賈氏温州樂清人曾祖某祖奭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



原缺

也欲挈諸夏合南北 大慶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

壯老貳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

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見龍川文集

有孫子新畧前後序歷代紀年王政紀原厚軒文集

柄

郡志